

利用旧志校补《全元文》残篇

——兼补宋赵善𦉑诗

王建勇

提 要：利用嘉靖《象山县志》所保存的由元初王传宗撰写的《井亭记》，校补《全元文》根据民国《象山县志》整理标点的王传宗同题残文，证实旧志在文献整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井亭记》征引南宋赵善𦉑佚诗《题丹山井》，而《全宋诗》等失收。另外，借助宋明方志史料，补充《全宋文》赵崇贺小传。

关键词：《全元文》 嘉靖《象山县志》 《井亭记》 赵善𦉑 赵崇贺

明清《象山县志》关于元初王传宗《井亭记》的收录缺乏延续性，而给今人整理、研究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全元文》编者遗憾地错过嘉靖《象山县志》保存的完整版《井亭记》，而移录民国《象山县志》中的残篇断简，使破损的知识凝固在大型文章总集之中。

一 王传宗《井亭记》校补

《全元文》第28册收有元世祖至元间人王传宗所撰《炼丹山井亭记》，文末以小注标明辑录自民国16年（1927）铅印本《象山县志》卷31《文征内编》。该记共377字，其中残缺1字。^①事实上，这篇记文原本收在民国《象山县志》卷32《文征外编上·碑记》^②，《全元文》编者显系误注。检乾隆《象山县志》卷2《地里志·山川》“炼丹山”后云“元人王传宗《井亭记》”，其下即附有记文。^③尽管影印本乾隆志中的《井亭记》文字多磨损残泐，但与民国志相比字句并无差异，证明民国志是从乾隆志照搬过来的。乾隆志除可补足民国志和《全元文》“后虽残缺口漫而字弗泯”的阙文是“漈”，还能校正民国志和《全元文》“今赵善𦉑题曰”之“今”乃是“令”字的讹误。康熙《象山县志》卷13《艺文》也收有王传宗《井亭记》，总计154字^④，比民国志残缺更严重。

《炼丹山井亭记》还见收于嘉靖《象山县志》卷14《艺文纪》，题作《井亭记》，题下署“元苍磕山王传宗”，全文计515字，较乾隆志、民国志及《全元文》所收者多出138字，比康熙志更是多了361字。很显然，嘉靖志保存的当系完帙，而康熙志、乾隆志等则为残篇。不过从史源角度来看，康熙志应是承袭嘉靖志的旧文，因为康熙志现存文字与嘉靖志全同，只是缺少“日百纆不涸”至“溥慧状其事”之间的这段内容。就文题而言，既然嘉靖志、康熙志、乾隆志都作《井亭记》，民国志自是误增“炼丹山”3字无疑。为弥补《全元文》等的缺漏，今据嘉靖

① 参见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8册，第105页。

② 参见李泂修，陈汉章纂：民国《象山县志》卷32《文征外编上·碑记》，“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196号，第3518—3519页。

③ 参见史鸣皋修，姜炳璋等纂：乾隆《象山县志》卷2《地里志·山川》，“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76号，第133—135页。

④ 参见胡祚远修，姚廷杰纂：康熙《象山县志》卷13《艺文》，“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影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8册，第409—410页。

志辑录《井亭记》全文于此（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象山以蓬莱名，奚始乎？祖龙氏祈永年，徐真人福涉蓬莱山，掇长生不死药，憩兹，筑庐凿井以观焉。梁陶弘景修炼，自写容于东壁，后人镌诸石，丹井瓶灶，遗迹具在。世历隳废，溷为榛莽瓦砾。唐肃宗时，临海守袁仲宣以疏闻，命复之，后宰弘农杨公弘正始大新之。井在东庑右，深不踰一丈，泉甘且冽，以瓶液渗。昔呼为透瓶泉，相传真人投丹于中故然耳。邑户几千数皆饮之，日百甕不涸，不甕不溢。宋大中祥符间，濮阳吴处士琢石为栏，甃四围平以密。厥后王劭、杨景略、胡宗师、杨志、沈中父、毛遇顺等咸镌名于石，虽残缺漶漫而字弗泯。令赵善晋题曰：“泓泓澈底清，滴滴透瓶冷。灵源何处来，独照贞白影。”岁嘉定间笔也。井有亭，亭上有贞白祠。数十年来，亭与祠俱圯。徙像于廊，故址鞠为茂草。昭信公蛮子监县，凡亭馆、佛舍、神祠、桥巷悉焕然以饬。既释篆，升法堂，语住持姚溥慧曰：“亭井与祠，吾念兹久矣，今去得无情乎！”乃捐俸数千缗，溥慧尽瘁躬其事。既月底，绩亭为楹二纵广二丈，祠六楹深二丈四尺、广三尺六寸有奇，栖像于中，宋唐碑树于左右。《井亭记》，公去思碑也。呜呼！自有宇宙即有此山，自有此山即有此水，吾不知几千几万祀矣。而真人井自秦距梁八百年，而以石为栏，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其废者犹兴焉。吾闻仙人飞腾于虚无缥缈寥廓旷荡之境，固不以庐之兴废而灵昧也。然人之瞻慕必有所寄，以致其诚，是又可兴而不可废也。冷然一杯水，万古士民共之，茹公之诚，曷已耶！溥慧状其事征为记，辞不获已，故书之。①

相较于《全元文》所录《炼丹山井亭记》，保存在嘉靖《象山县志》中的《井亭记》除多出标记重点符号的那部分文字以及出现少数异文外，后者还特意交代撰写缘由，内容叙述也更加清楚明晰，比较符合行文的正常脉络。通常后人在前辈基础上续修县志的时候，会继承旧志的大多数成果，但不知为何，乾隆志、民国志收录的却是残乱的《井亭记》。应该说，嘉靖志或是从保存完好的原碑刻石转录而来，或是延续前志的内容。笔者推测，乾隆朝续修县志时已发现康熙志“邑户几千数皆饮之”与“征为记”之间文脉断绝不通，知道必非碑记原貌。恰好修纂者手边没有嘉靖志可供参考，于是便搜寻并利用已经破损断裂的碑石残片，重新“拼凑”出一篇全新的《井亭记》。至于民国志，也是沿袭乾隆志的错乱状态。

记文提到，两宋时候曾镌刻姓名于井亭石栏者有一位名“沈中父”者，即是登嘉定十三年（1220）刘涓榜进士的沈中父。但《宋登科记考》却根据清咸丰间《宋元四明六志》本宝庆《四明志》卷10《叙人下·进士》、延祐《四明志》卷6《人物考》等误作“沈中文”②，拙文《南宋进士“沈中文”辨误》曾利用《井亭记》的证据对此进行考辨。③

炼丹山的得名，缘自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曾隐居于此修道炼丹，所投丹之井名为丹井。《舆地纪胜》卷11《庆元府·仙释》载：“梁陶正白真人。有修炼之所在象山。王钦若尝撰真人灵验记云：有炼丹井，清澈甘美，以瓷瓶贮之，即有水珠透瓶而出，号透瓶泉。又有真人炼丹

① 毛德京修、杨民彝等纂：嘉靖《象山县志》卷14《艺文纪》，“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修隆庆五年（1571）增补刊本，上海书店，1990年，第30册，第336—339页。

② 傅璇琮主编：《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64页。

③ 参见王建勇：《南宋进士“沈中文”辨误》，《读书》2020年第2期。

灶、炼丹亭，址至今存。”^①王钦若《陶真人灵验记》残缺太甚，《全宋文》第9册据《两浙金石志》《宝庆四明志》等收录^②，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神庙》“冲应真人祠”条有撮述大意。^③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山》对炼丹山有较详细叙述：“炼丹山，又名蓬莱山。县西一里。众山隐映圆秀，其巔平夷，有丹灶及炼丹亭址，陶隐居尝炼丹于此。更有峰巍然，号大炼丹，海上望之，层峦杰嶂如画。邑人逢春登览，号为胜概。”^④位于象山县城的炼丹山，与六朝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攀上联系，成为历代道教徒瞻慕的道教圣地，也是体现地方人文历史的名胜古迹，历来不乏文士大夫的咏唱之作，更不乏典籍著述的传播宣扬，王传宗《井亭记》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有关炼丹山的书写情况与历史记忆，钱永兴已有详细梳理^⑤，兹不赘述。

二 补赵善晋诗《题丹山井》

王传宗《井亭记》提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时任象山令赵善晋作五言绝句《题丹山井》：“泓泓澈底清，滴滴透瓶冷。灵源何处来，独照贞白影”。是这首绝句较早歌咏丹山井的诗作，本无题目，《象山历代诗选》^⑥《宁波古韵：宁波地名诗》^⑦《压绷狮：被湮没的中华石雕艺术瑰宝》^⑧等著述或选入、或征引此诗，诗题都作《题丹山井》，今姑从三书所题。然而，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汤华泉辑撰《全宋诗辑补》（黄山书社，2016）等均未收赵善晋其人其诗，属于长期遗落典籍的宋代佚诗。需要说明的是，《象山历代诗选》等现代著述都把人名误成赵善晋。即使“晋”就是“晋”的本字，但宋元以来的典籍如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成化《宁波郡志》、嘉靖《象山县志》等均作赵善晋，自不得擅改为赵善晋。

赵善晋的生平行事散见于历代方志之中，今试加叙述，以作为撰写小传的参考。赵善晋，字公直，生卒年、籍贯皆未详。陈汉章怀疑是宋宗室，而《宋史·宗室世系表》无考。^⑨或登嘉定十年（1217）吴潜榜进士，然傅璇琮主编《宋登科记考》未载。^⑩次年，以进士任象山令^⑪，劝课农桑，发展县邑经济。曾在县西栖霞观建丹山书院，致力民众教化^⑫。嘉靖《象山县志》卷9《历宦纪》为其立传：“赵善晋，嘉定间令邑。劝课农桑，治先教化。重修圣殿，建会源碑。四民乐业，俗成礼让，晋之力也。”^⑬成化《宁波郡志》卷7《职官考·名宦》也有传^⑭，足证

① 王钦若：《舆地纪胜》卷11《庆元府·仙释》，中华书局，1992年，第633页。

② 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册，第336页。

③ 参见胡榘修，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神庙》，“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272页。

④ 胡榘修，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山》，第5264页。

⑤ 参见钱永兴：《象山、炼丹山（蓬莱山）文化史提要》，《今日象山》2015年6月16日、23日，第5版。

⑥ 参见象山县政协委员会编：《象山历代诗选》，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⑦ 参见周律之主编：《宁波古韵：宁波地名诗》，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676页。

⑧ 参见董家权：《压绷狮：被湮没的中华石雕艺术瑰宝》，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⑨ 参见李涿修，陈汉章纂：民国《象山县志》卷21《名宦传上·宋》，第2552页。

⑩ 参见傅璇琮主编：《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37—1358页。

⑪ 参见胡榘修，罗濬等纂：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县令》，第5261页。

⑫ 参见毛德京修，杨民彝等纂：嘉靖《象山县志》卷6《学校纪·书籍》，第169页。

⑬ 毛德京修，杨民彝等纂：嘉靖《象山县志》卷9《历宦纪·列传》，第205页。

⑭ 参见胡榘修：成化《宁波郡志》卷7《职官考·名宦》，“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96号，第436页。

赵善晋政声颇隆。然而，赵善晋在短短数年的任职期间，却屡兴土木之事：十一年，翻新文庙大成殿，秘书省校书郎张虑为文记之（惜已佚）^①；十二年，建涤尘亭于县东北东谷泉侧，置方壶亭于县西北凤跃泉，建圆峤亭于县东桃花溪，并重建县南绿野馆；十三年，建无量寿亭于放生池北，移置林旦所建应真亭于仙掌岩前，并重建府衙西厅三瑞堂、县南惠政桥；十四年，重建府衙勅书楼。频繁的营造活动，且不论如何利民、惠民，必然于民力、财力有损。王度于嘉定十五年继任象山令^②，赵善晋的离职必然就在这年。到理宗宝庆间，赵善晋履职仪真运判^③，此后的事迹便因典籍缺书而无从得知。

赵善晋的前任象山令是宋宗室赵崇贺，淳祐六年（1246）正月，曾为永嘉籍医学家施发所撰诊断学名著《察病指南》作序。《全宋文》第346册收入该序，所附小传云：“赵崇贺，号澹斋，宗室，淳祐时人。”^④由于编者只参考《宋史·宗室世系表》和《察病指南序》，以致其小传太过简略，今据诏令、史志等试做补充。赵崇贺，号澹斋，温州瑞安（今属浙江）人，宋太宗孙濮王赵允让七世孙^⑤，淳熙八年（1181）进士赵汝僚之子。登嘉定四年（1211）赵建大榜进士^⑥，初授定海丞，后兼摄昌国事^⑦，嘉定十年，升象山令，次年即告罢。^⑧据高定一《枢密院检详诸房公事兼权右司郎中赵崇贺特授军器监兼枢密副都承旨制》^⑨，怀疑赵崇贺是由象山令人朝为从六品的枢密院检详诸房公事，后特授正六品军器监兼枢密副都承旨。理宗嘉熙三年（1239），赵崇贺出任两浙路转运判官，次年奉祠宫观。^⑩

结 语

借助这则案例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到旧志在文献保存方面的突出价值与意义，也提示我们在整理、研究古籍时应当尽量获得古旧本，并将其视作基本材料与证据。至于《井亭记》所保存的南宋赵善晋诗《题丹山井》，则指明从宋元以来的文章中仍有发现宋人佚诗的可能。^⑪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参见胡榘修，罗潜等纂：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学校》，第5262页。

② 参见胡榘修，罗潜等纂：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县令》，第5261页。

③ 参见申嘉瑞修、李文等纂：隆庆《仪真县志》卷4《官师考上·运判》，“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明隆庆刻本，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15册，第171页。

④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46册，第82页。

⑤ 参见《宋史》卷229《宗室世系表一五》，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7191页。

⑥ 参见傅璇琮主编：《宋登科记考》，第1301页。

⑦ 参见何汝宾修、邵辅忠纂：天启《舟山志》卷3《宦迹·丞簿》，“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499号，第189页。

⑧ 参见胡榘修、罗潜等纂：宝庆《四明志》卷21《象山县志·县令》，第5261页。

⑨ 参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8册，第321页。

⑩ 参见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50《秩官·两浙转运》，“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第3796页；解缙等：《永乐大典》卷14627《吏部条法·荐举门》，中华书局，1986年，第6601页。

⑪ 参见钱建状、苏碧铨：《以〈全宋文〉补〈全宋诗〉20则》（《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第4期）就曾从宋人文章中辑补20则宋代佚诗。